



張發奎將軍

朱樸編著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漢口羣力書店出版

# 張發奎將軍

版 所

權 有

實價每冊一角五分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編著者

朱

樸

出版兼  
發行者

羣力書店

漢口發行所

江漢路聯保里一二號

廣州發行所

惠福路惠新西街二三號

經售處

新民圖書雜誌社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華中圖書公司  
香港世界書局  
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 卷首語

自從「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後，東戰場上三個多月的大激戰，無疑的是最精采而又最悲壯的一幕。鐵軍領袖張發奎將軍是這次東戰場上主要統帥之一。這本小冊子就是綜集幾個月來國內所發表的關於張將軍的戰蹟軼聞，以貢獻于關心民族抗戰的人們。

編者 一九三八，四，一。

# 目次

- 一 贈張向華將軍(詩兩首)……………一
- 二 鐵軍的創造者——張向華將軍……………三
- 三 到浦東去來……………一五
- 四 張發奎將軍會見記……………二四
- 五 固守三月的浦東……………二九
- 六 從東戰場歸來……………三六
- 七 記張發奎將軍……………四三
- 八 張發奎將軍瑣記……………四九

一 贈張向華將軍

把酒持螯咤戰雲，  
一時飲者盡輸君，  
浦江兩月波濤壯，  
始信人間有鐵軍！

借沫若夏衍兩兄訪向華將軍於××軍中，承以肥蟹香酒相餉，並縱談抗戰屬望，寫此壯之，時浦東已守兩月。

醉後猶能草戰詩，  
大風吹起定邊旗。  
飛機大砲吾無懼，

## 斗酒軍中豈足辭！

第二次訪向華將軍，同往觀戰，時服務隊召集××軍民聯歡大會，壯快熱烈，得未曾有，雖時有敵機去，曾無所動。歸後又煮蟹相餉，並問尙敢飲否？予謂「死且不懼」，因又盡醉，歸途以車顛簸，又大吐。幸夏衍能爲我守秘密也。

(丑僕)



## 二 鐵軍的創造者——張向華將軍

中國之有鐵軍，始於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怒濤澎湃的大革命時代。當時由這一支鐵軍，推強禦，克名城，衝鋒陷陣，曾著有空前無比的光榮勝利的戰蹟。國民革命軍在北伐的戰役中，迅速奏捷，節節進取，下岳州，越平江，打汀泗橋，攻馬廻嶺，破武昌，克九江，鐵軍在這些戰役中都作了中堅的部隊與英勇的先鋒。汀泗橋一役，鐵軍僅以一旅的單位，摧毀了敵人三師之衆，而吳子玉將軍親身訓練的第三師——被稱爲當時北洋的勁旅，即在這次鏖戰中瓦解了。當武昌爬城時，鐵軍的獨立團第一營率衆先登，營長曹淵以下全營士兵都做了縋城的烈士，然而城破了，守將劉玉春陳嘉謨終做了帳前的俘虜。馬廻嶺一役，更將號稱五省聯帥的孫傳芳擊破了。

鐵軍在前一階段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門爭中，著有戰無不勝的奇蹟，克踐了



掃蕩封建軍閥的任務，使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奠定了初步的始基。鐵軍由創立而鍛鍊而成長，實反映這一時期民族鬥爭與民主革命交織的激流，因此可以說，鐵軍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階段上，應運而生，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當我們回憶到鐵軍在國民革命鬥爭中那一頁光輝的史蹟，便使人聯想到鐵軍的創造者與領導者——張向華將軍。這一軍事集團由艱難苦鬥而發育而至龐大的過程，正如張將軍一生經過無數鍛鍊而屹然不拔的歷程一樣。

張將軍是粵之始興人，始興有美麗的山川，良好的氣候，勤苦耐勞的民族，文獻千秋的歷史，但是他的封翁竹溪公平時因仗義疏財的緣故，家裏很窮，幸得他的母親善持家政，所以未曾廢學，而且受了嚴格的教育。放學歸來，竹溪公更以勵節操，知廉恥等教條施之於將軍。他在孩童時代，好作竹馬柳弓之戲，天性活潑而富有一種尚武的精神。當他與鄰童搏鬥，如遇打了敗仗，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創傷，噙着兩顆淚珠回來時，必受到嚴父的斥責，教他最好是和

平，不許打架，若非打不可時，則必須打勝，打敗了，不許哭；哭了，不許吃飯。於是他只得反身而出，再向鄰童報復。

賦有這種堅強不屈再接再厲的性格，實由家庭教育所養成的嚴格。

始興縣僻處在粵北一隅，山巒起伏，與外界很少接觸，自然風氣不免閉塞。當清末的時候，顛覆清室光復漢族的運動，已在各地普遍的醞釀，而廣州是時更成爲革命支流的總滙，他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禮，在十四歲的時候，悄悄地離開了家庭，跑到遼遠的省城。他到了廣州，因爲人地生疏，找不到革命組織的關係，轉而服膺當時另一派人實業救國的主張，遂投入了廣州工藝廠充藝徒，學習織染，差不多一年，鑒於國事日非，覺得非推倒滿清政府腐敗的統治，不足挽救危亡，所謂「實業救國」簡直是一種空談，他帶着失望與憤激的情緒，過返了故里。

是年秋，清政雖然鼎革了，但是華北反革命的勢力，仍然很龐大，非經激

底掃蕩，不足以奠定民國的基礎，所以他決心要投軍，立志參加北伐的鬥爭。當時聽說廣東陸軍模範團快要出發了，他激勵着他一位總角至交的朋友華岳高同去投效，於是他們很光榮地當了模範團的列兵。然而模範團出發北伐的消息，跟着南北共和而打消了，他們非常懊喪，知道革命的事業，尙非常遙遠，當趁此時機，速即充實了自己的本領，期待事業的來臨。民國元年，適黃埔陸軍小學第六期招生，他得到了這樣一個喜訊，馬上離開了那列兵的生活，考進了陸小，同時並正式加入了國民黨，得償獻身黨國的志願。這時結識同班生薛岳先生，相與切磋琢磨，得到不少的助益；又得着朱執信鄧仲元兩先生的薰陶，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學說與革命思想，都有十分透澈的了解，儼然成爲頭腦豐富而勇敢堅決的青年革命軍人。

民國二年，廣東的政權落在封建軍閥龍濟光的掌握，政局頓然改觀了，龍濟光摧殘革命背叛民國的陰謀，日益暴露。薛岳生先接着黨的命令密謀刺殺老

龍，將軍很高興要去參加，但結果未得黨的允許，而薛岳先生也因事機不密竟告被捕了，他雖然受了老龍絕大的猜疑，然而因為鎮靜的應付，依然能在校中暗地繼續革命的工作，而至於卒業。

他在十八歲的時候，陞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在那兒安靜地讀了兩年書，又因密謀刺殺湖北督軍王占元，失敗後，被學校除了名。雖然沒有好久，學校恢復了他的學籍，並且准他陞學到保定軍校，但他以為專讀死書，無濟於事，於是決心犧牲了他的學業，悄悄地從武漢奔回廣州，跟着朱執信先生往返於港澳間，參加了許多革命秘密危險而且艱苦的下層工作。

民國八年，將軍初任粵軍第一師的獨立排長，本其所學，游刃有餘，深得長官的賞識，士兵的愛戴，民國九年，擢升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三營營長，護衛孫大元帥，平定了陸莫，收復了兩廣，師次桂林，大元帥很激賞他，是時與第一營營長薛岳，第二營營長葉挺，有革命軍中的三俠士之稱。民國十年春，正

準備着由桂林出師北伐，但是陳炯明叛變的陰謀發現了，鄧仲元先生被刺，北伐大計受了打擊，大元帥乃回師廣東，苦勸陳逆贊助北伐，一面出兵江西以示無他。張率隊鞏衛行營，甫至韶關，而陳炯明竟在廣州公然圍攻總統府，砲擊觀音山了。那時警衛團留駐廣州的薛葉二營苦戰了三天三晚，卒被陳逆解決了，張因勢孤力薄，乃率蘇德榮連百餘人開赴南雄，期待北伐軍來援，不料逆軍窮追不捨，援兵未至，餉彈均無，不得已實行入山，在始興清化都亭一帶，採取游擊戰術，時出時沒，雖經逆軍迭次的圍剿，重大的利誘，將軍發揮神武，抵抗到底，身經百戰，並未能稍挫他的銳氣，這是張將軍畢生事業中最艱險而最光榮最義俠的一段歷程。

東江之役，他又隨師出征，擢升了獨立團的團長，平定東江後，回師削平劉楊，他又陞了旅長。其後，南征鄂本般，收復瓊崖，他陞至十二師師長，其時軍長爲李任潮氏，其他各師師長爲陳銘樞，陳濟棠，徐景唐。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張任十二師師長，副師長爲朱暉日，團長爲繆培南，黃琪翔，許志銳，另轄一獨立團，團長爲葉挺，因爲他的部下，無論是下級幹部或者是士兵，可以說都是深明主義勇敢而堅決的鬥士，因而在北伐戰役中，戰勝攻取，常居於英勇的先鋒地位，他在馬廼嶺破了孫傳芳回到武漢的時候，便擢升了第四軍軍長。武漢民衆鑄贈了一塊鐵牌，上刻「鐵軍」兩個大字，於是鐵軍之名，遂由此而產生。

二次北伐，師次駐馬店，南方的鐵軍碰巧遇到了北方的鐵軍——富雙英師，於是兩個鐵軍碰擊了一下，結果假鐵軍在真鐵軍面前整個地粉碎了，當時人們稱譽張將軍的鐵軍爲鋼軍，因爲鐵軍在戰術上已鍛鍊得成鋼了。鐵軍在這次偉大的勝利中，聲威大震，戰區內聞鐵將軍之名的，真有使小兒不敢夜啼之慨！在會師開封，奏捷凱旋的時候，將軍便榮任了第二方面軍總指揮。

一九二七年之秋，將軍率師回廣東，平定粵局後，遂離職去國，作了櫻島

的寓客。將近一年，復返國入京，因軍隊縮編，改任了第四師的師長。

「九一八」事變，淪陷了東北幾省土地，將軍義憤填胸，請纓馳師援黑，但未得到當局的許可。一個熱血的愛國軍人，當國家風雨飄搖的時候，不能上馬殺敵，而且請纓無路，這自然不免有髀肉復生之感了！他不甘作不抵抗的軍人，他不忍留居國內，坐視祖國的危亡，於是辭去了軍職，出國考察軍事工業，悄然踏上了遼遠的征程。因為他帶着羞憤離去了故國，他不肯露出軍人的面目，在海船中坐着三等艙，在歐陸旅行的時候，還是坐着三等車，住着廉價的旅館，在樸素的餐室裏進餐，一切的儀表都未曾顯出那種可尊貴的紳士態度，雖然他是中國國民大眾所敬仰的軍事領袖。他以平民的資格與外邦人士接觸，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中國有名的鐵將軍。然而正因為如此，他在交際場中常遭到尊貴的紳士們的卑視；即在上層社會亦遭到諷刺與奚落，當他某次旅行到德國的一個村鎮，在車站附近一家咖啡店門口候車，注目欣賞着陳設在櫥窗裏的各



色美酒，咖啡店主是一個龍鍾的老叟，很和霽地問他：「閣下是不是日本人？」

他毅然地回答：「否！我是中國人！」

『甚麼？中國人？日本人強佔了你們的國土，殺戮了你們的同胞，你是中國人，爲甚麼不抵抗！我的酒不賣給不抵抗的人，如果你能抗戰，把日本人打回去，我把這些酒送給你吃，不要你一個小錢！』

老人醬紫色的額角上爆出青筋，顯然是在發怒了。

他臨到了這樣的侮辱，激起了憤懣，很想同老人決鬥一下，但在一秒鐘之後，冷靜地一想，老人的責問，決不是惡意的侮辱，而是一種同情的鼓勵呀！他感謝了老人的勗勉，匆匆跑出咖啡店。像這樣的刺激，他在歐洲旅行時，實在遇到太多了，恥辱時時嚙着他赤熱的心，立誓要提早回國，請纓殺敵，洗滌民族一切的污痕；否則再在歐洲逗留，勢非喬裝阿拉伯的婦女，戴上一層面罩不可。

然而他在另一角寂寞，却受到人們極大的歡迎。當他出現在華僑或留學生的歡迎會上，他是以民族英雄的聲望，博得全場一致熱烈的掌聲與最高的敬意。

廿四年春，他由美歸國，鼓着滿胸孤憤誓為祖國復仇的情緒。這時長城各口繼熱河之後淪陷了，而冀東、察北的形勢又岌岌可危。他鑒於邊防問題的嚴重，乃作考察西北邊防之遊，除邊疆軍事佈置防禦工程外，並留心觀察各地工商實業及農村經濟狀況。廿五年，被任閩浙皖贛四省邊區清剿總指揮。同年十二月，因西安事變，統一告成，全國武裝同志鎗頭一致對外，將軍乃被任蘇浙邊區主任現職，警備國境，儼然是一把「北門的鎖鑰」。

以上是張將軍戎馬半生一個簡短的歷程。他的軍事天才在將來還有無限的發展，他今年才四十一歲，比日本少壯派領袖荒木貞夫至少小十歲以上，比在淞滬對壘的敵軍統帥松井大將，怕要小到半個花甲了。

現在當全國軍人奮起抵禦強寇的時候，將軍獨肩保衛浦東的鉅任，兩月餘的抗戰，敵人被限制在黃浦江岸，未敢越雷池一步，至今楔形的浦東還能金甌無缺，不能不歸功於將軍指揮若定的戰蹟。

他具有軍事的天才，政治的頭腦，堅韌不屈的性格，活潑而天真，有一種青年人的情熱，從他底嚴肅的儀表中靄然透露出一種和善可親的正誼。他的體格雖不是碩碩壯偉，但他那種精悍十足的氣質，具現了近代軍人的風度。

他有一種儉約樸素的節操，平生除偶進「杯中物」外，絕無其他嗜好。他現時每月僅費八元的膳費，沒有任何物質的享受，「誰謂荼苦，其甘如飴」，他精神的勝利遠超任何物質之上。他的家庭每月開支連房租在內，不過數十元，張夫人且親自操作。他俸金的節儲，完全用在興辦教育及購買救國公債上面。

我同張將軍的關係，可以說是他的舊屬了，十年前，我在武漢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供職時，覺得他是堅勇沉着的復興民族的少壯軍人，很使我肅然起敬

○十年後的今日，我又重來軍中，人事紛更，滄桑幾變了，然而映入我眼中的張將軍，還是那副英氣勃勃，不減當年的氣概。

最後我願效基督教徒的口吻，祈禱上帝爲他祝福，賜他以更大的力量，好使他担起掃蕩寇氛復興民族的巨任，奔赴他不盡的光榮的旅程。（范文）

——民族呼聲——

### 三 到浦東去來

(一)

汽車在公路上跑着，沿途多有軍事的設備，沙袋的堆積，代替鐵蒺藜的樹枝縱橫，那樹枝是臨時從路旁的雜樹斫伐下來的，但樹葉早已枯了，那提醒我們，戰事自發動以來已經過了十天。

沿途隔不多遠便有站崗的兵，但汽車頭是張貼着有「滬警車輛通行證」，絲毫也沒有阻碍。汽車以一小時五十邁爾以上的速度奔馳着。

路旁綠色的田地烈日光中雖然有點倦容，然而依然是帶着和平的風貌的農人担着農具在路上走，水牛拉着水車在草棚裏轉，清風不斷地從車窻孔襲來，那是上海市上所不能有的風。

同車的某君說：敵人的飛機該不會投落炸彈下來吧？

另一某君說：那可保不定。

然而天上是沒有飛機的，地上也不見落過炸彈的痕跡。

跑到了黃浦江邊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有一批人要往前綫去慰勞，須得等着他們一同渡江。

渡口是一個小市，（地名我在這兒却不便寫出），臨江的街邊多飼着一些白毛豬，被圈在竹棚裏，有些豬四蹄被綁安靜地在石面地上，沒有竹欄，臭氣在和風作頑強的抵抗，更有蒼蠅作後援。等了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慰勞隊的人分乘着兩部汽車來了。另一某君告我裏面有杜月笙，錢新之，宋子良，吳開先諸人。渡船尾上插着一枝小白旗，寫着「擺渡第十一號，船主王柏亭」。

江水呈着沉悶的灰黃面孔。

渡江又分乘三部汽車，有一部渾身塗了泥，和黃浦旁的肥豬色相彷彿，自然是避免敵人的烟幕了。

又是一趟一小時五十邁爾以上的兜風，沿途的人家多塗成了灰色。有一家前面豎立着一個怪物，那是一根一人高的圓柱，全身污黑：頭上插着些枯了的樹枝，我疑是避邪的有關民俗的東西，然而同車的某君畢竟比我聰明。

那個「汽油邦浦」，你看！他這樣對我說。

原來那紅色的汽油吸筒爲避免敵人的視線也變成了那樣的一種奇怪的「恐怖」了。

終竟到了向華所割駐的地方。

(一一)

向華是張發奎的號，他是我們北伐時代的老朋友。他現在是在浦東指揮着滬浙區的前綫的軍事的。

我從日本回國不久的時候，他曾由嘉興來看過我一次，並約我去遊南湖，憑眺過那兒的煙雨樓，因爲他的「蘇浙邊區主任公署」是設在南湖邊上的。



十二號的清晨，是虹橋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我也曾如約去訪問過他一次，和他兩人坐着摩託小船在南湖裡遊了半天，在煙雨樓頭也喝了一會茶，據說嘉興頗有點像意大利的維尼司，只是骯髒一點。

就在那一天，日本有十三隻兵艦開往杭州，又折回上海，有兩隻飛機飛到嘉興上空偵察，這是我們在吃中飯時所得到的報告。向華曾對我說：南方的戰事早遲是會發動的，發動了便立刻打發汽車來迎接。

我在嘉興只住了半天，當晚乘夜車到杭州去看了我妹子，第二天一早便趕回了上海，但誰也沒有想到火車到開西站便已不能前進了，北站已經戒嚴，往北站去迎接我的人，都撲了一個空，在飛機炸彈下的生活居然過了十天。今天二十四號，向華打發來接我的汽車果然也就來了。

(111)

十日不見，多少有點脾肉之嘆的向華似乎更加煥發了。他很慷慨地和慰勞

隊諸人握手言歡，我也側聞了他的美論。

據他說：日本兵真是怕死，祇在蘇浙區內所打下的日本飛機便有十五架，飛機師凡是遭了生擒的，見了我們即便叩頭請饒命，說願意投降做中國人，飛機師身上都穿得有所謂「千人針」的衣裳。

這「千人針」的縫紉是我所曾目睹過的，日本每遇有戰事，便有好些婦女拿着布匹和針線巡行街頭請求過路人每人縫上一針，這密密地縫就了的布便送到軍部去，作為前敵將士的避彈的衣裳。那東西真正能够避彈嗎？我恐怕是有點出於迷信的。

向華又說：日本兵真是怕死，凡是在浦東上岸的兵，一遇着我們追擊，便四處逃跑，你東打，他西逃，你西打，他東逃，結果是逃得快一點的都逃回軍艦去了。現在浦東岸上已經沒有一個敵兵。

慰問隊的人有的問向華，究竟需要什麼東西，凡是有什麼需要都請告訴他

們，他們便立即備來。向華說：我需要日本兵拿來給我打，請你們多多給我備來！

這說辭真是機敏，說得大家都發出大笑。向華最得意的是他所指揮的砲隊，砲火真是準確，凡是浦東沿岸的日本人的碼頭堆棧全部打得精光，我現在由東至西的把那重要的名稱揭在下邊吧：

三井煤炭下碼頭

日郵船碼頭

川崎船渠

岩崎用地

上海製紙公司

日華紗廠

大倉碼頭

## 日清碼頭

### 三菱公司碼頭

這些都是日本人的重要產業地，據說單是三井煤炭碼頭的煤炭已經就有萬萬元以上的價值，日本海軍多是從那兒取煤用的，前幾晚上我們由外灘遙望浦東，見四處都起着猛烈的大火，大有「火燒連營八百里」的形勢的，便是這些地方的堆棧火葬了。三四十年的經營，一旦化爲灰燼，日本的資本家中據聞有因此而自殺的，但這怪得誰呢？縱容軍人，使他們跋扈飛揚橫暴無恥的，不正是日本資本家嗎？自己養了猛犬發了狂，回頭被它咬了一口，這正是作孽自受。向華很得意，他說，雖然敵人不够他殺，但有敵人的產業够他們的砲轟，他是死而無憾的。

好個可愛的向華！

## (四)

慰勞隊的人先走了一步，有幾位是回上海，有幾位是往杭州，我們走得稍微遲一點，向華有意思留在他那兒多住一下。他說，有一所很宏大的西式房子可以供我住，設備一切都完全，洗澡間不用說是有的，向華知道我喜歡洗澡，他特別提到洗澡間上來，是的，假如有人要處我以死刑，在行刑之前更允許我說出我最後的希望時，我一定要這樣請求說：「請爲我打一盆清潔的水，讓我入浴一次，然後把我處死」。聞着別人的汗臭實在比聞着綠氣還要難受。

浦東，據說：敵人是沒有胆量上岸的，揚子江南口自徐家路鎮至白龍港的一帶，水深船易靠岸，敵人屢次在炮火的掩護之下，企圖登陸，但都被我們擊退了。

想到上海還有許多事情該做，還有許多朋友不好別離，浦東雖然值得留戀，向華待我雖然有特別的厚意，但我依然登上了歸路。

在臨別時向華懇切地對我說，你隨時來，我都是歡迎的，這兒可惜沒有仗

可打，只是消息要比較靈通一點。

他這句親切的話，却給與了我樂於成爲炮灰的勇氣。

路上依然有修閒的農人，水車棚裏依然有水牛拉着車，滿孕着清風的汽車又把我拉回了飛機與槍砲在空中奏着音樂的上海。（郭沫若）

——八月二十五日晨——

——救亡日報——

#### 四 張發奎將軍會見記

北伐戰爭中叱咤風雲的虎將，「中國鐵軍」第四軍的創立者，指揮官，××總司令，陸軍上將，——從這些聲威，經歷，和職位，我很奇妙地聯想到一位張桓侯式的豹額虬髯的將軍，可是，當他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殷勤而熱烈地握着手的時候，他却是一個身材和我們相仿，具有一雙善良而常常湛着笑的眼睛的智識階級。這意外的印象，正和我第一次遇見葉挺先生的時候一樣。十年前，當他的名字和賀龍先生聯在一起而轉戰贛粵的當時，說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嚇止一個啼哭的嬰兒，可是，一個月之前遇見了他，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好像剛從大學畢業，天真好動，而又多少的帶着些羞態的青年。

我這樣寫，並不想將張發奎先生描寫成一個溫文的「儒將」，恰恰相反，我明明白地看出，在他那結實的身體裏面，包藏着無限的精力，在他那緊張的眉宇



中間，洋溢著異樣的懺悔！

和兵士們完全一樣的草綠色的布質軍服，平頂頭，大約有個把禮拜不曾修剃過的口鬚，假使要找出一點和兵士們不同的記號，那恐怕祇有刻在藍珐瑯質徽章中間的一個亞拉伯式的「1」字。

他辦公的地方很像一間整潔而簡單的書房，兩尺濶的小行軍床，寫字桌，書架·窗明几淨，這都不像一個總司令部。祇是四週的牆上，却貼滿了壁畫一般大小的輿圖。紅的藍的鉛筆這兒那兒的畫着許多我們看不懂的標記，對着這些樹葉紋絡一般細微的地圖，看着在我們談話中間間斷地進來請示的軍佐，我總意識到這間我們對坐着的房間，正就是指揮着×多萬健兒在和我們的民族敵人作戰的中樞！

在這房間裏，除出主人之外，是郭沫若先生，壽昌兄，和我。

壽昌代表我們對於他的為國宣勞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發表一點對於抗戰

的感想的時候，他笑着說：

「不，不，我不會講話，我不能發表談話，打仗才開始，打完了再說，打完了再說！」

最後的一句，除出謙虛之外，我感覺到一種虹一般的氣焰，鐵一般的決心！「我知道我的長處和缺點，」他說：「提一師之衆，衝鋒陷陣，我可以做，可是對於戰局全般的估斷，和政治的問題，正是我的弱點！軍人，不懂政治就是時代落伍」！在他多細紋的眼，稍堆着溫文的笑。

「他不是落伍，是超過時代！」沫若說。

可是間不容髮地他接着說：

「過猶不及，超時代和落伍一樣」·這對話犀利而又幽默，大家笑了。

對於華北戰事，他一點也不悲觀，從他偶爾流露出來的一些簡單而辛辣的對話，使我認識了張發奎不像他自謙一樣地單是一個祇能衝鋒陷陣的將軍。

是天高氣朗的秋天，透過窗，可以看見蔚藍色的天，黃褐色的野，農婦悠閑地在阡陌間走，小羊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顯出了很鮮明的幾顆白點，沒有飛機，沒有砲響，也看不出戰時的情景，但是望着這「和平」的圖畫，一個鉛一般重的意念壓住了我的心頭。

「這兒有漢奸活動嗎？」我問：

「豈止有，很多！」他回答，「殺不完，殺也不是好辦法」！據說，當漢好的沒有一個年壯力強的男子，不是蹣跚，駝背，啞吧，六十幾歲的殘廢，就是十五六歲的兒童，他們沒有智識，當然也不知道這種行為客觀地會有什麼作用。

「殘廢老朽，祇要證據確鑿，就處決了這些人，對於國家民族不會再有好處，可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他斂了笑容，「可以殺嗎？我祇能將他們關了起來，……」

一抹憐憫的表情從他臉上掠過，我們這位咤叱三軍，威懾敵膽的將軍，在

這兒竟是一位藹然的仁者！

留了飯，領略了他不辭斗酒的豪情，到上海的連絡車快要開了，我們一起走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兵士、壯丁，都帶着微笑望着他，不像對一個指揮十萬人的將軍，而像對一個親愛的家長，保護者。

「這樣平靜，敵人會放棄他攻浦東的企圖嗎？」我們問。他搖了搖頭，「不會，不過來攻，他們會有什麼好處？第一他們怕死，不敢登岸，退一萬步說，登了岸，依舊像江左一樣的持久的陣地戰，試問他準備犧牲多少人，才突破我們的封鎖線？」

是斬釘，是截鐵，我們謹將這鐵一般的自信，轉告給後方的朋友。

汽車在敵機轟炸過的彈穴間馳着，已經近上海了。（夏衍）

## 五 固守三月的浦東

浦東是最不容易守的地方，東濱大海，西北濱黃浦江，三面受到敵艦的威脅，自「八一三」淞戰開始以來，三個月，敵軍不絕的企圖登陸，敵機不絕的偵察轟炸，然而我們的浦東無恙，不易守的浦東始終固守着。

浦東是淞滬戰區的右路，守浦東的軍隊是三湘健兒，右路的總司令是張發奎將軍，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代，張將軍的部隊有鐵軍之稱。三個月來，浦東宛如金城湯池，「始信人間有鐵軍」，不約而同的在各個人的口中喊出。

記者溯跡火綫，兩月又半，浦東陣地曾巡禮多次，此次從上海雇民船回杭，又從浦東經過，特地停船半天，上岸視察一過，當此敵軍在杭州灣登陸。進窺我浦東後方之際，每一個讀者對浦東異常關心，謹就耳目所及，作較詳的報導。

浦東在黃浦江之東，屬於揚子江三角洲沖積土的一角，三面環水，形勢宛如一個半島，境內一片平原，地質肥沃，農產物非常富庶，又因地隣上海，售貨容易，工商業相當發達，所以人民的生計，在江蘇所屬各縣中，是比較寬裕的。而最足使這半島地成爲世外桃源的原因，是四百年來未遭兵燹。四百年前，倭寇擾我東南，浦東曾被蹂躪，自此以後，國內的大小內戰，從未蔓及浦東。直到現在，又是倭寇來犯，浦東的人民才又嘗到四百年來沒有嘗到的顛沛流離之苦，倭寇是整個中國的敵人，也可以說是浦東人的魔鬼。

「八二三」敵軍首先挑釁，淞滬戰幕遂啟，其時浦東的北端沿黃浦江一帶，還有敵軍盤踞，因爲這一帶是敵方的貨棧及許多碼頭的所在地，向有敵陸戰隊駐守，而停泊在黃浦江中的許多敵艦，所用的煤，也全都堆積在浦東新三井碼頭。滬戰爆發，我軍佔一着之先，在一二天內，把盤踞在浦東的敵軍全部解決，同時，把新三井碼頭堆積的數萬噸煙煤加以封鎖，敵艦燃料也感到恐慌。更

使敵人痛心疾首的，是浦東許多如三菱三井等大堆棧及碼頭，全犧牲在炮火之中，價值數萬萬元，這些雖然是敵人經濟侵畧我國所積聚，但究竟是旅滬日商三十年心血的結晶，一旦化爲烏有，真可謂予打擊者以打擊。

前邊說過，淞滬戰區的右路負責者是張將軍，張將軍探知敵人此次寇我淞滬，勢必襲四百年前的故技，首須進擾我浦東，所以膺命之初，就在沿海沿江一帶嚴密佈置，防止敵人登陸，並於上海對岸自高橋至陸家嘴春江碼頭一綫上，配備了砲兵陣地，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敵艦，以及對岸虬江碼頭楊樹浦北四川路滙山碼頭等處的敵兵陣地，以及兵營砲位，都是我軍砲擊的目標。自九月三日開始砲戰以來，我砲軍屢逞神威，百發百中，使敵軍感受到莫大的威脅，牠們企圖破壞我砲兵陣地。天天用飛機來偵察轟炸，但永沒有找到我們的砲位，也炸不掉我們的一尊大砲，我砲軍掩蔽的巧妙，以及射擊的準確，連外國許多觀戰的軍事專家也歎爲觀止。

然而敵人爲要減少拊背的威脅；爲要奪回浦東大量的烟煤，登陸企圖便一刻不懈。其初，沿浦的碼頭尙完整，牠們在大砲及飛機掩護之下，冒險登陸，然我軍沉着以待，等牠們踏在碼頭，立刻以機關槍掃射，多來多死，少來少死，牠們終不能上岸一步。後來，我軍索興把所有的碼頭全都擊沉炸燬，以後敵人要登陸就更加困難了，必須先用軍艦拖一個木製的臨時碼頭靠岸，然後派遣部隊上來，我軍當其拖碼頭靠岸時是付之不睬，等牠們部隊上岸，走了一程，便一聲令下，發砲先把碼頭擊沉，同時四面包圍，把上岸的敵兵全部解決。——兩三月來，似這樣令人痛快的事件已有一二十次，使敵人焦頭爛額，毫無辦法，而所受我砲火的損失，數目也很可觀。

每夜皓月初上，我空軍便飛來夜襲，黃浦江中的敵艦發現我機時，手忙腳亂，照海燈，高射砲，高射機關槍，加了其他各國軍艦所放的信號，劈劈拍拍，紅紅綠綠，如元宵流星花爆，煞是好聽好看！當這時候，我浦東砲軍，就借



敵艦照海燈的光，對準敵艦或敵陣地發砲，砲無虛發，每夜使他們遭受很大的損失，所以後來敵艦上滿堆鋼板沙砲，我機來時，也不敢以照海燈偵察，顫抖與恐慌的情形真够人發笑。

以上是沿江的堅守情形，至於沿海各地，因為有數十里軟沙，就是潮水漲時也無法登岸，有一次，白龍港口發現潛行登岸的敵軍，立刻被我們殲滅，以後牠們就不敢再來。

浦東，三個月來就是這樣的固守着。

但三個月來敵機不絕的轟炸，浦東的人民所受的損失確很可觀。許多熱鬧的市鎮，因敵機天天光臨，都已成爲死市，上南上川等輕便鐵道也已停駛，交通工具僅靠人力車及羊角小車，中學小學以及其他社教機關，全已停頓，工廠十九停工，農產物如蔬菜棉花等也無法脫售，今年棉花豐收，這是農民一年生計所繫，所以金融界集資收買，價格雖比往年跌去一倍，總算使浦東人稍延殘

喘。

不過，浦東的人民雖飽受敵機的蹂躪和戰時的痛苦，但他們和她們非但能忍受着，而且還幫助政府和軍隊做了不少的抗敵工作，尤其足稱的，是肅清漢奸。在浦東各地，如有發現一個面目生疏行跡可疑的人，他們或她們便密切注意，監視行動，發現疑點，立刻通知軍隊加以逮捕，所以萬惡的無孔不入的漢奸，在浦東是無法活動的。浦東能夠固守，這也是一種大力量。而健全的組織民衆是獲取抗戰勝利的重要工作，於此更得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記者上次視察浦東時，碰到一位在浦東中學教書的張君，他指點許多荒塚給我看，說：「這些是倭子墳，四百年前，倭寇侵擾浦東，我們的祖先舉起了燦亮的烽火，各村各鎮聯合起來，殲滅倭寇，後來倭寇不敢正視浦東，這一——倭子墳便是當年倭寇的壯烈成績。」接着，他又說，「現在又是我們殺倭子的時候了！我們浦東人決不做亡國奴！」

時隔一月已到了不甘做亡國奴的浦東人起來奮鬥的時候了，因為敵人在杭州灣偷渡上岸後，浦東已遭受到空前的威脅，然而全面抗戰在獲得最後的勝利，一時一地的得失本不關全局，在有利的戰畧上，我軍爲更迅速地殲滅盤踞杭州灣登陸的敵軍計，或將抽調浦東精銳部隊回師作戰也說不定，不過萬一真個要達到這個局面，我這短文將成爲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矣。（易膺十一月九日）

## 六 從東戰場歸來

——火線上的會見——

東戰場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綫之後，一切動搖人心的謠言，像暴風雨般襲來到上海。

比京會議，像惡夢一樣壓住每個上海人的心。而意德日三國防共協定的簽字，意大利擁護德國爭取殖民地的宣言，更野風似地展開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軍隊的勢焰。意大利的飛機開始到我們國土亂擲「文明」的炸彈，意大利的軍隊，開始領着日本軍隊強渡蘇州河，向我衛護祖國自由世界和平的戰士，放射出最兇惡的槍彈。

情勢到了最危險的關頭。

蘇浙邊區主任張發奎將軍，實際上已是左翼兼中路的抗戰總司令，苦守浦

東三個月而不使敵兵上陸一步的張將軍，現在正當特別危難之際，又加上新的負擔，同時國內外政局又沒有開展，我們（記者和張將軍的幾個老朋友們）想到他當前責任的重大，與軍事忙繁，雖然蒙他專電召見賜談，到了這個時候，也不想多費他的時間了。

然而，八日下午四時，駐滬辦事處楊先生有電話來說，總司令有電來，已派定專車，囑我往總部談話。我們就草草檢點隨身衣物，晚上七點鐘，辦事處的車已經來接。因為準備天明趕回，連「揚子」的房間也沒有回掉。

租界上的夜，依舊繁華熱鬧，看不出戰時的景色，只是車經過英法租界交界處，經過一度檢視，使曲曲折折地由林蔭下的柏油道，到某公館（辦事處）。

「這樣名貴的汽車，怎麼也送上火綫去。」

「是的，這是最新式也最珍貴的汽車，是×××最新買的，因為沒有別的次等的車，也可說是都在火綫上送了命，所以只好把這些車，也送上前綫去

！

「其實，我以為這些好車到火線上去才算合理，較上火山（跳舞場）好得多了」

談着，受命押車護送我們的曹副官已經到來，我們分別上來，一行共有三輛小車二輛大車。高××××與我，和曹副官同車，領隊出發。一會兒快出租界，森立着的中西探捕，很客氣地讓我們過去。

出了租界，汽車的燈必須完全熄滅，便一路上摸索前進。那時在一片漆黑的大地上，遠遠地冒出衝霄的火焰，零落的星光和灣灣的月牙，都變成奇奇怪怪的枯紅色，而隆隆的砲聲，嗶嗶朴朴的槍聲，是一步近一步的，把我們的神經緊張起來。

車的兩旁，彷彿有人羣在忙忙的往來着。我們用力注視好一會，才見到右側是肩着鶴嘴鋤和鐵鏟的民伕，幫助軍隊做工事回來的樣子；左側是與我們同

一方向的奉命「換防」的部隊。他們成單行縱隊前進，一點聲息也沒有的前進，秩序的良好，使我們起了莫大的感激。

晚上九點鐘，到達目的地，曹副官以寒顫着低聲，恭恭敬敬地請我們下來，「小心着意」地引我們曲曲折折的到一家茅屋裏。屋內搖曳着憔悴的燭光，幾個負有溝通前綫與總司令部間意旨之責的軍官，忍着氣，打着一二次三次十次百次都打不通的電話。好一會兒，才驚喜若狂地慶幸電話修復了。但是×參謀長和總司令都在趕着和委員長及什麼人談話。再等了好一會，替副官報告我們已到招待處請示接見以後，就上小汽船送我們到另一茅屋——總司令部。

總司令部人員一樣在燭光下緊張地工作着，許多電話機邊，不斷的迸發着廣東話和「廣東官話。」另有一位秘書長(?)詢問我們，並送交了我們的名片進去，對我們說：「諸位請坐一下子。今天敵機來這裏擾了一整日，投下百多枚重炸彈，剛到此刻才算靜了一些。因為敵機的猖獗，把我們的電話線交通網都

破壞了，此刻乘天空的敵機略爲少些，有幾處重要線路已趕修成功，總司令正忙着和前方師團長說話，只好請等待一會。」

我們覺得萬不能在這時多費張將軍的時間；便將一般戰況詢問那位秘書長（？）他說：因爲電話交通網的痛遭破壞，無線電又不敢輕於使用，所以前方的確情，我們無從知道。總司令在幾分鐘前還急得跳脚呢！

「漢奸的狠惡，我們簡直領受得太多了！我們總部搬到一處，那怕怎樣的審慎，常常不上一天便有漢奸通報，敵人的飛機大砲就瘋狂的出現了！

「由於政治上的……戰事局勢似乎尚不是樂觀。不過這幾天敵人猛烈進犯，我們死傷的着實不少，敵人有的是新銳的武器，再加上意大利的，我們却都用血肉之軀去拚！我們總算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何況，敵人的消耗數量，更爲嚴重，因此萬一不免再退，也不能說是軍事方面的失敗啊！

「關於……（畧）……」



說着話，敵機不斷地在頭上隆隆地盤旋，燭光也每次都應聲而熄。在黑暗中，屋子外面射進青白色的光芒，久久不熄，在這陰氣森森的照明彈光裏，遠近傳透出敵機投下的爆彈聲，屋宇也相應着格格的響。正在這緊張的時候，張將軍那雄偉的問話，已在我們旁邊發出。我們在黑暗中握手互致敬語以後，便簡單的談談軍事政治民運各問題，張將軍當時即曾說：

「關於戰事，這幾天我們死傷的雖太重，民間所遭敵火雖太慘，但是我們仍決盡最後一分力，支持得一寸土地即是一寸，譬如××，雖已臨於絕境，我們還要死守下去的。」

「死守下去的結果如何，是否將遭遇一次勝利或挫敗，這完全要看軍隊的政治工作和軍隊與民衆的親密聯繫如何而定，我們對此，固已盡力幹去，但最後的決定的力量，却不在我們。」

「妥協和平的賣國論調，雖然已經四面傳播，但我們決遵從委員長抗戰到

底的明訓，誓流最後一滴血！本人相信全國軍人莫不同具此決心，他否則自己必先覆亡，因此深信帝國主義漢奸的陰謀，終必紛碎在我們面前！」

張將軍因為軍情已經非常緊張，不一會就和我們握手，約期再會，並囑咐曹副官趕快把我們送回上海，說「一刻也不能延」。我們便在緊張異常的情緒中分別了。（高歌）

——珠江日報——

## 七 記張發奎將軍

當八月底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在報紙上看見郭沫若先生的「到浦東去來」一篇關於張發奎將軍的文字；到了香港以來，又常常看見這裡的英文報紙上載着，「著名鐵軍領袖張發奎將軍統率二軍，堅守浦東，屢施砲威，予敵重創！」這一類的消息，使我精神上感到非常的興奮。

我與張將軍從前是朋友，過去的一年多，又曾當過他的幕下，所以對於他的一切，雖不敢自詡比較深知道他的一般人爲多，但至少也可以說決不比深知道他的一般人爲少。尤其是在最近的這幾年中，在歐洲的時候，我曾短時間與他同寓，返國以來，我又曾隨他四處奔跑。

關於張將軍過去爲黨爲國轟轟烈烈的歷史，不特婦孺皆知，簡直可說是名聞國際的。所以，在這裡我並不想來介紹，實際上也用不着我來介紹，我現在

祇將他的最近幾件零零碎碎的軼事隨意寫出來，以供國人茶餘酒後談笑之資，——或者說作爲處世立身取法之助，亦無不可。

張將軍的綽號名「張飛」，這凡是他的朋友都知道的。去年夏天我隨他到漳州，到的那晚，福建綏靖主任蔣鼎文設宴歡迎，陪宴的高級軍官很多，席間偶然談起北伐故事，蔣主任即以「張飛」嘲之。張將軍聽了哈哈大笑，同座的的諸人也隨之哈哈大笑。這個綽號他並不否認，因爲實際上太與他相合了！

在漳州住了兩個多星期，張將軍接到蔣委員長的電報命飛往廬山。我們到了牯嶺後由軍事委員會副官處招待，住在仙巖飯店，這是一所外國人開的可稱爲牯嶺最上等的旅館。閑居無事，我們時常在旅館門口的一片網球場上打網球以消遣。旅館裏住的中外客人很多，一片球場，大有供不應求之勢。最可惡的有四個外國人，他們一天到晚，輪流打球，絕不讓給別人公用。有一天早晨，我們拿了球拍在場旁坐等了一點多鐘，他們居然旁若無人，視若無覩，這種態

度，如果在外國，自屬失禮之至，可是拿在中國的一般外國人來說，簡直可稱毫不足異的。但是遇到我們的鐵將軍就不成了。當時張將軍向我說道：『好：我們不要氣，只要記』，立起身來就走。到了下午，大約三四點鐘的時候，球場居然空了，我們四個人——張將軍，張夫人，陳芝馨先生（第四軍副軍長）和我——趕快前往佔據，也採取輪流打球的遊擊戰術。不到一刻鐘，那四個外國人來了，他們也坐在場旁的長櫓上觀望。張將軍看見報復的機會到了，哈哈大笑，我們對那些人當然也持旁若無人相應不理的態度。他們等了大約半點多鐘，不耐煩了，裏面有一個人忽然站起來用英語向我要求，可否大家拍拍。張將軍大聲喊過：『中國人不懂外國語，不要理他』！那個人不得要領，大失面子，就立刻回到旅館裏去叫了一個外國老板來向我們交涉，張將軍亦以『中國人不懂外國語』斥之。那個老板不得已叫了一個中國翻譯來，我們就以過去的情形告之，命他轉告老板少管閒事。那個老板左右為難，窘到萬分，而我們則興高

采烈，愈打愈有精神！這樣又堅持了半點多鐘，他們坐等又不好：離開又不便，動武又不敢，我們精神上面子上完全勝利了，可是實際上體力也覺得有點不支了！正在彼此無法下台之際，恰巧另外來了兩個外國女人，她們用極客氣的言辭向我們請求，可否讓她們參加。張將軍立即用英語答以可以的，並說中國人素尚禮貌。我們之所以不肯讓給那四個外國人是因為他們太不懂禮貌的緣故，當時她們笑了，我們也笑了，可是那四個外國人卻一言不語怒形於色的氣得要命了！

張將軍生平對於日本人尤其痛恨。一二八時因在上海未能參加抗戰，遂憤而出國，前年返國後飛往四川謁見蔣委員長報告在國外研究和考察的經過時，即力陳今後中國的出路，唯有抗戰之一途。聽說他後來之所以允就閩贛浙皖邊區清剿總指揮之任，即因當時蔣委員長曾面允其「日後抗戰充當前鋒」之要求云。

這次廬溝橋事件已經發生上海戰事尚未引起之時，他從廬山參加訓練返防過滬，某晨我前往拜謁，適值前淞滬警備司令戴戟亦在座，詢以時局前途，他堅決的說這一次蔣委員長必能領導全國抗戰，毫無疑問。最後他憤慨地說道：「如果這一次再不能對日抗戰，那麼我決定入山爲僧，今後永遠不問世事！」

他說完這句話戴先生笑了。

滬戰發生後兩個多星期，我在他的寓所裏遇見舊同事官師亮先生，他剛從前方來滬公幹，因知張將軍自滬戰以來，每天親赴前線，指揮作戰，精神甚旺。同時張夫人也告訴我說，她當天尙接到張將軍從前線寄來的信，說多少的胃病，竟因連日興奮的緣故反而好了。

張夫人再告訴我張將軍的信中，說這一次的抗戰決非一年半載所能了結，今後家中用費，務必力事節省，所以張夫人決定翌日搬家，她說已在某處找到每月三十元租金的一所小屋。

我於八月三十日離滬後到今還沒有接到張將軍直接的音訊，可是從報紙上看到滬戰以來日機還始終找不到浦東砲位究在何處的新聞，再看見上海字林西報上鼎鼎大名 Serrajou 君描寫浦東砲兵神妙戰術的漫畫，心中感到不可言喻的欣慰。

半生壯志，一旦得酬，張將軍此時精神上的快樂，是可想而知的了。記者謹於此遙祝張將軍身體的健康及最後之勝利！（朱樸）



## 八 張發奎將軍瑣記

九一八事件後，有一位張醒春先生，他懷着滿胸的悲憤，悄然的離開祖國而到歐洲去。在短短的一兩年中，他孜孜不已的攻讀英文文學，專心一志的研究政治經濟，沉默精細的考察軍事建設；他足跡走遍了歐洲各國，——除了特種的原因不會到蘇聯去。他那種平凡的生活，平凡的舉動，甚至平凡的儀表，沒有受到任何人的特別注意。

直到一九三四年夏天，他坐了德國郵船“Bremen”號到美國去，當船將靠近紐約的港口時，忽然發生兩個華僑駕了一隻飛機來歡迎這位張先生而致失事的慘劇，于是大家才知道這位沒人注意的張醒春先生，原來就是名聞中外的鐵軍領袖張發奎將軍！

由于這件事的發生，于是一傳二纏的全世界各報紙上竟載着張將軍遇難的

電訊。一時歐洲的僑胞大爲震動，聽說有一位鄭震宇先生，在日內瓦痛哭了一個黃昏！

我那時正在丹麥的京城，雖然也看看晚報上登載着這個消息，可是我根本不信。我之所以不信是有原因的：第一，當張將軍離歐赴美時候，他曾明明白白的寫信告訴我說坐德輪去的，那麼電傳他乘機失事，想起來于事實上決不可能。第二，就算他登岸後即坐飛機，按他素有「福將」之稱，生身經百戰，從來沒有損傷過半根汗毛，豈有舒舒服服的坐坐飛機而竟會那麼巧的就出了毛病？

果然，第二天早晨的報紙，證明了所謂遇難之說，完全是一種張冠李戴的無稽之談。



在旅居歐美的三年中，張將軍在學識上修養得到驚人的進步，尤其是在思

想方面，他所受到的影響大極了。雖然他過去享受「鐵軍領袖」的榮譽，他所統領的鐵軍素以紀律嚴明爲民愛戴名於世，可是他覺得軍人對於國家始終是一種消費，他認爲今後要救中國，必須從生產入手。所以，一九三五年回國後，他在上海曾公開的向報界發表談話，透露他此後願意從事實業救國的意旨。後來他飛往四川謁見蔣委員長，也曾懇切地面陳這個願望，聽說當時蔣委員長對於他這個志願雖曾予以嘉許，可是最後的回答却是：

「我看你還是帶兵的好！」



一九三六年初，他接到蔣委員長的任命，並經軍政部長何應欽氏的敦勸，在「準備抗日」的預約之下，就了閩贛浙皖四省邊區清剿總指揮的職務。這在當時表面上似乎沒有什麼多大的意義，可是事實上却奠定了他一生第二段光榮事業的基礎。

在這個時期中，他除了終日奔忙于視察各地民情及規劃防務之外，每天仍于百忙中抽出一兩小時的時間來攻讀研究。據我所知道的，他所最愛讀的有兩本書，一是歐戰時聯軍統帥法國福煦大將所著的「戰爭之原理」，一是目前德國元首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註)

以筆者所知，張將軍實在可算得是一個十全的典型軍人。他的勇敢廉潔和大公無私，純粹是出于天然而並不是故意做作的。即以筆者與他的關係而講，過去彼此爲朋友時，嘻嘻哈哈，十分隨便，後來正式做他的部下時，公私分明，絕不馬虎。他對於部下自參謀長下至勤務兵一律看待，甚至自奉亦與士兵無殊。

他的身材並不高大，可是體格却非常堅固，除了喜歡豪飲外，其他的嗜好如游泳，滑冰，騎馬，打球諸類，都是對於身體有益的，據他自己說，他從前在廣州有一個時期也曾度過非常奢侈而荒唐的生活，幾乎墮落。後來之所以能

够及早回頭，完全是受了朱執信鄧仲元二位先生的感化。

他的家庭也真可稱是一個模範的家庭。夫人劉景容女士曾兩度出國，精于英文，并且性情十分謙和，生活異常儉樸，絲毫絕無像其他一般所謂要人太太之驕奢時髦的姿態。他的二弟貴斌，在討伐陳炯明之役陣亡于東江；三弟嘉斌，曾在法國學習航空，現服務于某地的防空司令部；四弟勇斌，曾在德學國醫，現服務於某地的總部軍醫處。



三年前在倫敦的時候，有一次我偶然問他，對於中國的軍事人才，他所最欽佩的是那一個。他說當然是蔣委員長。此外他對於李宗仁將軍也很有好感，譽謂頗有大將風度，對於自己很謙虛，說自問別無所長，祇能率領一師之衆，衝鋒陷陣而已！

自抗戰以來，張將軍膺第八集團軍總司令的重任，晝夜奔馳於東戰場的任

何角落；他的舊部如薛岳，朱暉日，吳奇偉，鄧龍光，繆培南，李漢魂，黃琪翔，葉挺，歐震，李江諸將領，也沒有一個不赫然大露其頭角而爲國人所頌敬。○關於他們過去及今後光榮的戰蹟，將來自有人爲之作詳細的紀錄，本篇所述，不過偶就個人一時記憶所及，聊作零零碎碎之隨筆而已。（朱樸）

註：據最近二月二十四日報載巴黎電訊；該書於二月十一日一天之內，在巴黎共售出八千冊之多云。